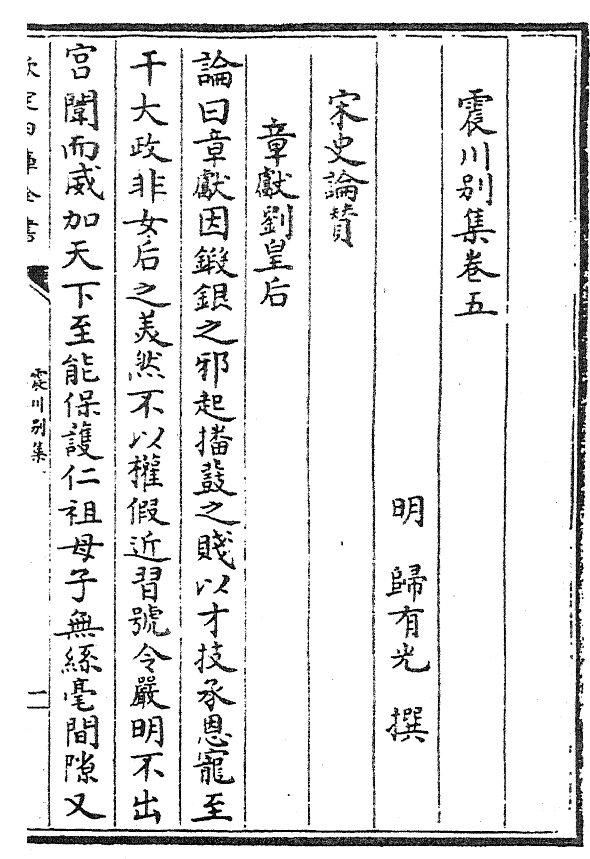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览本

集部



震川别集卷五

明　歸有光　撰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鼗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千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絲毫間隙又

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
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
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奸瑶華之不終深可
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
啟之耶揚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鐉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閫而偏狥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

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羣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黄袍御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来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闥夫月則明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瑶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疢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縕鈎牽衣者竟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

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覩喬韋慟哭沙漠中毋掩卷為之流涕以為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覘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耶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鮮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媫好進而郝蔡逞其党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為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悔也於是勢利之頤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寛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已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

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㥁

論曰不㥁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眞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為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顙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袒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踈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

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盖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王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盖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為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盖有助焉

王溥鮮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黄縑之激起為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美無遺策其才技皆見於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於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毋一動揺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為不可除之

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葢世素為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潜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為之用及名號已定然拜由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葢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獘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竒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夫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

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於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為戮江左未平而姑為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盖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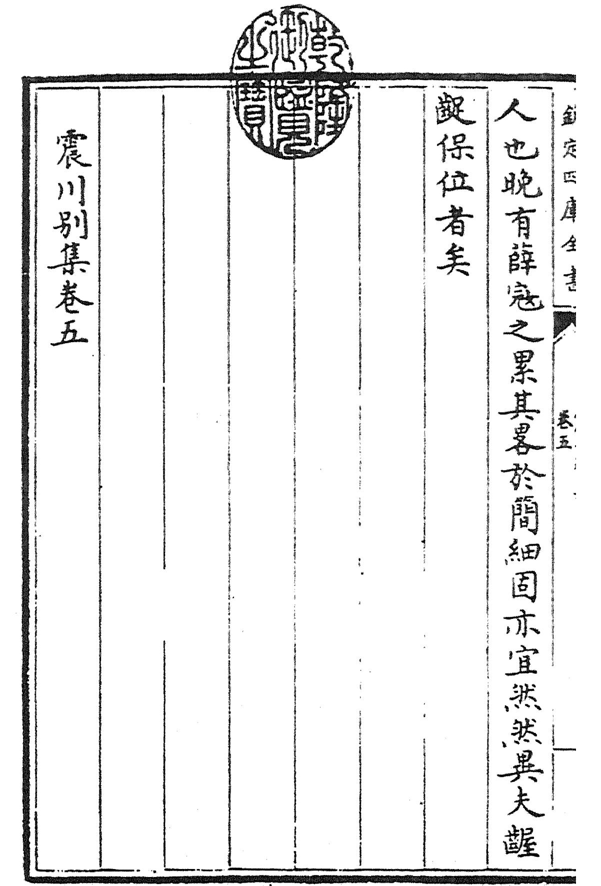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為元臣列於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懵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為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不能行於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踈謬尤為可笑多遜扶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為先施於政則以愛民為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摶飯真磊落不拘



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畧於簡細固亦宜然然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別集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沈東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别集卷六 七

震川别集卷六

明 歸有光 撰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凉州闗西饑亂因嘆息

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蓋滅無背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隲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為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為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奬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為恨為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為考官亦有難者蓋内中有一榜外

間亦有一榜必内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内時𨗳
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為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
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
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内簾共往白兩
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
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
躍至與諸内翰决賭以為摸索可得然盡閲落卷中無

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為鄉人所忌不送謄録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鉛山費楙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過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為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

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薦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論也

巳未禮闈易題節六四文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畧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强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

萬言中用此八字為罪詬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為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其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来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肩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鼈莫不咸若房考大罰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為嬉笑事亦類此盖今舉子剿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

十一史不知為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與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别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獲𦦙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為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為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庭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随余每夢輙應今歲随在京𣪍有奇夢類

非其能自為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歳有人来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内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為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携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為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于無望此矣

又二十七日夢一巻書乃為狗所呑人言書為狗呑乃

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郡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瞹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巳以繩接人則用紲莊周達之入於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為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

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翛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為快適過滸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滸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為世間未有

之事約與相迎為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諸方躊躇間岸上鼓鼕鼕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為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許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

此行得失有命略無芥蔕於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為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嘉靖三十八年四

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閶門廿七日行二子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於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亨聯舟

行宿盂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卧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吕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巳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

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来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氷黄河淩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淩舟幾覆觀溜口黄河自西来從此出故河氷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汩汩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亨小恙便欲還强之入閘夜與四明王卿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侍氷亭午始過徬以連日寒氷雪乍凝非復壯氷特船人畏怯時

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

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牐與

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氷雪壅河同

行船更相挽破氷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

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閘明日早飯後過張秋

飲王君舟中還侍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源

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

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昳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

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氷阻先後来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静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庄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庄雇肩輿小車庄人皆来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村渡滹沱河風極冽厲有河氷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庄步觀神廟前

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於婁河西咸雍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隆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統乾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崇禄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廻書佛號後題崇禄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想初于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晋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於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

卜嘗不嘆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冰阻千艘相聚行數里輙相呼擊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冰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丙申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敞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

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塞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漷州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於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州十餘里宿前阻氷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

海時南皮戲青沚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事士停舟相勞問為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欻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滸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

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来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吴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牐晚

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昳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荆門大風黄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蔵於此過閘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曽記一歲適廵撫過界水為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閘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尚書祠觀鵞河口汶水来處鵞河口即黒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於衛南

出二百餘里合于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
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
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
為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
甫沈試甫秦起仁王于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
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宦為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
八年正月二十日勑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
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

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牐舟捞雁翅閘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牐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牐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挿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强之行至日昳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輿別以其非大疾也益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傔從令

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孺亨竟死傷悼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黄河逆水至中灤旱跕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堈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過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汶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

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
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滋
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
臨河弘治初河决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
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𢇁水勢不壯而下流平
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岸行如飛河
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
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

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即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為兩也登境山起仁子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

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為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蜺流商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侯斯亭是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永祚爰爲漢中勒陣東征剡翕三秦靈威神祜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

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馭將十八賛述股肱休勲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淵湃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下復行明白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卞縣北山沂水出泰山

至正十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黄河并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今清口是也黄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黄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絶無翳障空蒼下墮圜紅濛氾間眞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郡城下椰州喻景

曾逆來候夜風雨雞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吏為厓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為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牵纜如織至尾潑湖口十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瓜洲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即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内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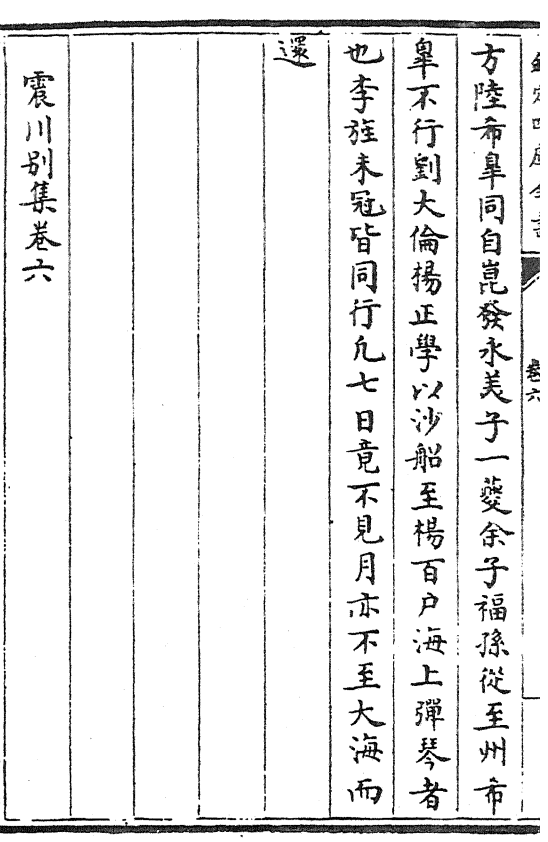
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
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
陸陽湖而二湖相宣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
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夹耶至山陽永和中
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
入北口以避湖風盖其来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
吴將伐齊槩邗城域下掘溝謂之邗江地里志所謂菜
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歴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

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洲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查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題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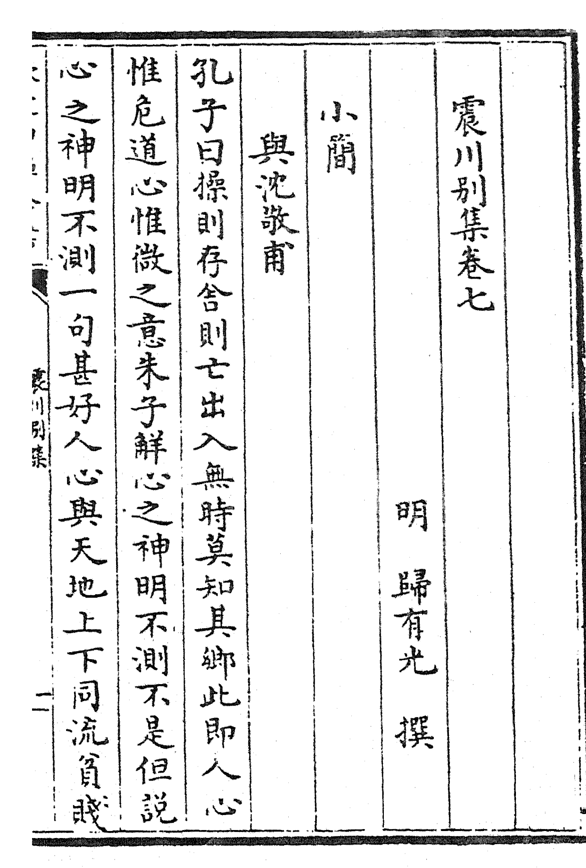
嘉靖巳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宫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髙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宫明日

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粤人營中寂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淵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别夜三鼓潮生舟忽高三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還迤隅磚僅見東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絶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



方陸布臯同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布臯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戸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震川别集卷六



震川別集卷七

明 歸有光 撰

小簡

與沈敬甫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

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於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為答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髙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攷務外堂

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為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為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為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為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和為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

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美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鮮美為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輙以義答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為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注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

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為一證

高生日未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檢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為今之黄瓜萆挈非也且引王萯與王瓜何與蹝又疑為一物矣古書中必别更有見姑闕之俟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冐風體中不佳文字殊覽歇丘即虎丘唐諱亦云武丘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

史記煩界畫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

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畧看此書欽甫有掇

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髙慈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

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

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於黃圖識

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後時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

沙賊遺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淖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為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須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為者不須問江東神郝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卻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痏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真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超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

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為之上乘禪也毋更令為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為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月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

只為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
而不顧也

與徐道滔

韓集為業七洮滞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
久不往蒺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釋義比蔡傳亦
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覩也易閫論有合尙虛者
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與純甫純甫

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裏弟與晦翁實相拈悟啟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為此嘵嘵得罪於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辯易絶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賛讀過即乞付来親得其語敀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歎耳吹𩙪覔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曽墓表描寫近真生態觀之何如

清夢軒詩附覧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畧辯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為我細勘來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為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户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謂寫事大加詆謏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揚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為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顔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為行在又

加詆誣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為之駭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遲遲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

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
試取評隲不知於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
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
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畧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
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為
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亭齋所言乃是

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来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為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兒子於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侵於𦓤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𦓤見来書甚快塲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

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於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子過

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

非要官誰肯為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録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

字惡其人所以不答耳可隨意損益為之此等事不至

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

諡法亦後人附會耳

録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似百中經美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即筆路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膚梁之餘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風可為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觧事者此誠何足辯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為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先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為太薄今為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芰予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於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録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為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為

書求之畏公為科道不敢秘也有竒書萬望見寄水利錄巳録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節耳甚可歎在位者得毋有武安鄃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於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州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巳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為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為得龍門家

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為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為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

為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顔為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見世間醫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旬太繹騷疑氷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羮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瘧非瘧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

自瘧罵乎盧乎終始乎

為食鬪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為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徒為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覲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亨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奬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草草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為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蹊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為之可也如以冊葉強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

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

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臉即此時

也兾以將厚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為人所嘲笑

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

一二語荅之輙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秉

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

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

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内無家何處歸

此極痛怛耳

庚戌秋山舅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為書文王之什尋因

兒女病遂廢卷非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

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有為僕鮮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為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録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鮮然恐不能鮮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焰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

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覩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殺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𡨚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於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别有荅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覩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壙志予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滄浪生擣呵郎影來一慟幾絶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為此予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矣予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為狂耳

世美堂記可為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賛一首奉寄日閲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輙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為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凫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為苦水如何如何承寄莫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首世尊前矣别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

教衙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遭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郡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㳂僅僅編葦聚土為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来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為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為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為便自此絶不

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為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為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於犯忤姦豪其為怨毒積毀入於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於此真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為以此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為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於世最號為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内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於其始必能成就之於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喋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

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為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特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即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畫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欻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於食京華邸具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髙誼雖古所未見

於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勝為謝又
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
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携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
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
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廷進皆得
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
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於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
蘭之譜深也比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亘

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即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今遣人致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為之於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

於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别處僕殊無望於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即歸生平强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虚弦驚下耳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真見門生老白鬚也内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毎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内江之薦達如茶陵弟毎恨言未能行耳新鄭袁與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塗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為相之日更辛苦於下帷之時黄童白叟歌咏於田野朱衣紫綬讒搆於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俟代即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啟知

與曾省吾叅政

張虗老行附記不知為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藹藹何向

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間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禄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好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别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為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為當世名流今暫屈作西湖主人内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

為吏吴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弟趂中昔時和聲而諱者猶似有一種衝騎僕隨緣来此官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衊執事挖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吉恐陷左右於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復所惠詩詳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愼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間不行於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為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别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適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畧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異為善者懼矣謂蹟夷涸而蹻跖賡昔賢云然今乃真見之東坡先生為孔北海賛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

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為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及之輒黜汚尤可嘆訝適来特求書為西道觧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懐邪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来庶一望幨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雄城屬也當時與人處舟

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穎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為此况臭味不同隂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於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於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

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即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即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脩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曽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吳湖守懐大恧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

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强此來少不安即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

若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於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鮮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為不至無以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通者氣燄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

文副薄儀聊致𥌓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廹不得已也已上疏乞鮮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邅廻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娼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狺狺猾猾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肯言向後乃稍稍别白

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與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為罪人鮮脱甚可駭此其於僕非直蚊虻之噆膚而已不得不恐為知己言之

與于鯉

辛苦為縣尚望俎豆我於腎人之間不意行後𩶘鱣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起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為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謠當亦流傳於茗雲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暫為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文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與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

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鮮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寃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於彼地之民耳須求孫文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平日不敢虐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真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文肯留意於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

不必别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草草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為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捃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於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尭於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聞有譏者知盛

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閒及之未進士還附此

與其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譏者言僕具帖子於軍門軍門大官即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為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為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今名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於譏人當推其所自而

遅究之也計明臺於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掩昧自處於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絶頗不然之故為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决遣而後已不為門戶闌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

俗所以為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於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於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即具疏乞觧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於江漢之間即謦欬

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詩會悟奉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誑信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部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氷鮮即謀南歸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為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

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踈濶其為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冢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跰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資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真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

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於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於其間乎此非為不肖亦以為役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為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

爲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祿音問殊爲失望吴興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身言辛苦二年餘專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身亦以此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真自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

免馬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来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即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巳行後始拜内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来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為干仭之翔苐不

肯為匡弦下耳

與周儒允二首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讓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

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遊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為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之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

契潤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郡不覺已迫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曾子雲寂寞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峯為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即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為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

皆實録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
番風俗無論三代説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
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為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難不信人惟徐龍灣
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
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咸風犴獄常滿治文書至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為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為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

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潄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倘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覺吏貴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决之訟兩月間多於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悢悢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

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
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廹遷死殊可
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
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决
獄數百事陳讖甫曽抄其一二别無文字因附去此中
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俟續寄
周與叔近已過郡去美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録去王元
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畧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

院山長丹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遞亭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闃然未見南方為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為裁損幾於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為言而給事中又

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揚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

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為盡職今世求揚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為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翁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為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

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名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强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

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卧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為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硃卷為王内翰攜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即無一字改者但繁辭後篇謄録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時有鬼眛

也館試獨見徐少師已而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為不平類有媢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為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於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趣勉於此頗以揭子雲寂寞自觧然思賴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

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

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雉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為門墻桃李之

光惟鄙人昔在雉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

居太僕寺南滁有志此舊無志適玆草創然於考牧一

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

此有可慨者僕所以於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

致其意馬惟覧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塲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為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内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内尤為有據也謹白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悵悵管馬官於太僕為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連日批閲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絶無文

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邃菴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廵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陜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别集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沈東昇